

掸封尘：共产党独门邪术——在致富幌子下搞穷



乌云笼罩北京天安门。(Lintao Zhang/Getty Images)

更新 2025-04-30 2:41 AM 人气 45

标签：无神论，独裁暴政，公有制，幽灵怪物，大饥荒

【大纪元2025年04月29日讯】共产党宣称要建立“人间天堂”。中共把实现共产主义的两个充要条件表述为：“精神文明极大提高，物质文明极大丰富。”并称，共产主义社会是“各尽所能，按需分配。”

乍一听，猛一看，这共产党是要建立一个富的流油的社会呀。然而，我们不仅要察其言，还得观其行，更要看其果。看来看去，看遍以苏联为首的所有共产党掌权的国家，终于看出个门道儿：共产党是在搞富的幌子下搞穷。不信你看：苏联穷、中国穷、东欧共产国家穷、朝鲜穷、古巴穷、老挝穷……那原因何在呢？

若是依笔者来看，简而言之，原因主要有如下四点：

其一，共产党政权宣扬无神论，反神、骂神，从而失去神的赐福与眷顾。这是共产国家贫穷的根本原因。

其二，共产党国家的政体是独裁暴政一言堂。司法不独立，新闻无自由，人民被噤声。政权失去监督与制衡。公权私享，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。从而造成社会撕裂，离心离德，不穷才怪呢。

其三，共产党把阶级斗争视为法宝，毛泽东说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”，“八亿人民不斗行吗？”结果是政治运动连番，血雨腥风，你斗我，我斗你，窝里斗。人人自保，却又人人自危。中共所谓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其结果是越抓革命，越误生产。

其四，共产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“公有制”，俗称“大锅饭”，人浮于事，效率低下，外加党官的疯狂腐败与绝对特权侵占，搞来搞去的最终结果就是越搞越穷。

以上四点是放之所有共产党政权国家都适用的铁律。可依次归纳为：共产党政权的哲学基础（无神论）、政治基础（独裁）、治国纲领（阶级斗争）和经济基础（公有制），是导致共产党国家贫穷的原因之所在。

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共产党胎里带来的固有本性与特征，决定了它只会搞穷。这就好比那毒药，除了放毒，它不会干别的。因此，只要走上共产主义这条道儿，就是越走越穷。而穷到极限，就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。

——这话听着有点不可思议，不合常理呀？对！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幽灵怪物，拿常理根本理解不了共产主义。

中国人形容穷时，常说这么一句话，“穷地都揭不开锅了。”俗话说，“民以食为天。”也就是说，揭不开锅就相当于塌了天！

“闲时吃稀，忙时吃干，平时半稀半干，杂以番薯青菜之类。”这段毛语录以“最高指示”的名义被各省市印在粮票上。我们今天透过毛语录，不难想像在中共屋檐下，中国人经历了怎样“塌了天”的大饥荒。

因为生产力低下，物资严重短缺，从上个世纪50年代～90年代整整40年期间，中国进入凭票限量供应的时代。1953年，中共对农产品进行统购统销，1955年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食第一票，粮票成了“吃饭的护照”。这就等于中共用粮票掐住了中国人的脖子。大街上要饭可以要到5分钱，但绝不会有人给你1两粮票的。人们保管粮票比收藏黄金还仔细，因丢失粮票而自杀的大有人在。

接下来，我们就以中共因贫穷缺粮而在中国推行粮票限购制度的历史为导航，来探索中共在中国搞穷搞出的奇闻、闹剧、丑剧和悲剧吧。

故事1：白菜疙瘩成宝贝，烂菜叶子成美味

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回忆，大饥荒时代时，市面上鸡鸭鱼肉、禽蛋、油、蔬菜什么都没有了。何教授每月拿到32斤粮票，妻子是31斤。“灾害”期间要求减量，妻子减为28斤。

何教授的体重一下再瘦掉了近40斤，看上去又黑又瘦。有次他在路上竟然捡到了个白菜疙瘩，喜出望外，回到家赶紧用水泡上，后来居然长出芽来了，又生出叶子，儿子回家，就掐几片叶子给孩子煮汤喝。

学校领导知道了此事，把发芽的白菜头端到系里展览，并表扬说：“何先生家多会开动脑筋增加生产！”

何教授妻子是中学教师，她从学校买回一麻袋干菜叶子，里面品类可“丰富”了：头发、树叶、书页、烂棉花、线头、泥巴。她就用水泡，泡了二十多次，勉强洗好后，切碎，和上同样是半灰半泥的面粉，溶点盐巴，做成菜团子，蒸熟，大家还争着吃。

故事2：教授访教授，粮票自己筹

1961年夏，身在四川的吴宓（时任大学教授）准备到广州探访陈寅恪（时任大学教授），陈写信叮嘱吴：“兄带米票 每日七两 似可供两餐用。”

通过陈寅恪这句话，我们解读出如下信息：广州主要吃大米，1961年大饥荒饿死人时期，陈家每天只吃两顿饭，每人需要七两米。但陈家没有多余的粮票，所以吴宓得自带粮票。看吴宓呆几天，一天七两，两天十四两……以此类推。”

陈的这句话，为什么只说粮票不提钱呢？因为教授不差钱，差的是粮票。教授都如此抠门粮票，更别提普通百姓了。

故事3：小餐馆向南开，有钱没票别进来

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像，大陆人以往买东西除了货币之外，还需要一种盖上各类红章的票证。一个烧饼2两粮票、7分钱；一碗大米饭4两粮票、8分钱；一碗素汤面4两粮票、1角4分钱；一个面包4两粮票、1角7分钱。票证的品种五花八门，几乎有多少类商品就有多少类票证。其中仅粮票就有上万个品种，面值大到一张一万斤，小到一张半两。

故事4：矮点麻点不算啥，粮票作媒娶了她

河北承德地委党校有个男教员，个子矮，其貌不扬，脸上还有麻子，娶了个媳妇却很漂亮，大眼睛高鼻梁，比他还年轻十来岁。人们开玩笑：“你小子咋来的这艳福？”他得意地说：“全靠60斤粮票！”他原是部队复员人员，带回来60斤粮票，给了女方家，婚事就顺利办了。

故事5：饿极耍聪明，工人画张粮票五年刑

据回忆，上世纪60年代初，沈阳有一名工人，擅长工笔画，妻子是农村户口，城里没有她的粮食定量，一人口粮两人吃，不够啊，饿得慌。

后来，他想出一个办法：画粮票。于是，他问同事借来一个面额5市斤的辽宁省地方粮票，惟妙惟肖地画出一张粮票。当晚，他在家附近一家小饭店内拿出了这张绘制的粮票，准备填补一下饥饿难当的肚子。

也许是他工笔绘画得太精细——当时的印刷很粗制滥造，也许是他太过紧张和欢喜，也许是他获得食物的急切，被饭店收款员看出了端倪。那时的款台识别粮票比银行出纳识别假币还眼尖。

结果，这名工人画家不幸被当场举报。不久，他被宣判5年刑期，罪名是“伪造粮票罪”。

故事6：为防挨饿攒粮票，一朝作废打水漂

上世纪70年代，户口簿、购粮证、人民币、粮票“四大件”是家家的“细软”，是户户的生活命脉。地震逃难时，人们什么都可以不带，这四样不能不带。人们经常发现，老人过世时都要把购粮证和剩余的粮票带进棺材里。

河南扶沟县公务员郎永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他们家每人每月平均二十多斤的粮食定量，一家兄弟五人根本不够吃，也买不起高价粮。一家人都很节省，但郎永生的母亲花起钱来却很厉害，经常向丈夫甚至儿媳要钱，但不知花到哪儿去了，因郎母身患肝病，没有人仔细过问她这件事。

1993年夏天，郎母弥留前，把儿子们叫到床前，用手指着衣柜，示意他打开一个包封得很严密的包，打开包，全家人都惊呆了：里面竟是一堆粮票，面值不一，细粮粗粮都有。原来老人家把钱省下来，都拿去买了粮票。

然而，此时老人却不知道，就在1993年1月，中共河南省政府已经取消了各地市粮食统购，实行市场化经营。老人一生为防止挨饿而积攒的粮票全部禁止流通。

故事7：工业卷没有凑够，好对象忍痛分手

北京一位叫李大惠的小伙子，经人介绍，在王府井大街和一个钢铁学院（北京科技大学前身）年轻女老师相对象。

两人相伴着往商场里走，不知不觉，女友领着小李到了缝纫机柜台前，那时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是结婚必备三大件。姑娘驻足不前了，望着缝纫机欲言又止。小李问是怎么回事。姑娘说：“我打小就喜欢缝纫机，可这款缝纫机要200张工业券呢。”

李大惠说：“这有什么难的，我回家给你凑就是了。”姑娘脸上漾起了幸福的笑容，拉着小李的手攥得更紧了。

小李回家后和母亲说了凑工业券的事，没想到妈妈非常为难，说：“哪来的200张啊，20张都没有啊，将来你姐姐出嫁、你哥哥婚娶，哪样不需要工业券买东西啊。”

李大惠像是一盆冷水从头灌到脚，妈妈爱莫能助。自此他再也没见女友。

故事8：这种票证太奇葩，不但管吃还管拉

中共的票证时代，除了没有真正的选票外，其它啥票都有。但最荒唐的要数粪票了。

因农民和“公家”争抢人粪，中共居然破天荒发明并发行了粪票。

那时一切都是“公家”的，“公家”的房、“公家”的地、“公家”的牲口，还有人丁也是“公家”的，那人粪肯定也是“公家”的，得用“公家”的粪养着“公家”的地啊。

于是生产队为了控制粪便，想出了一个馊主意：发行粪票，一担粪可记一个工，到农家挑一担粪，发一张粪票，抵一个工。

可是农民的家里多少都有点儿自留地，“肥粪不落公家田”。一场护粪运动自此拉开帷幕。

农民不停地往粪缸里掺水。生产队粪车上门收的都是水。于是生产队下禁令：大粪统统收归生产队所有！无论何时也不准往自留地里送粪。并派民兵24小时把守路口，不让送粪的出村。

这下好了，农民们干脆憋着肚子到自留地去排泄。夏天的玉米地里，“人民公社”社员一家大小都在整齐地排便，景象诡异又壮观。

故事9：觉悟票证不像话，就看谁的嗓门大

大饥荒岁月，中共为了继续营造热火朝天大力生产、赶超英美的假相，命令公社社员在集体干活的时候，统一听从指挥、喊“一不怕死二不怕苦”的革命口号，以示“觉悟”。谁喊得卖力，收工后可领到一张觉悟票，年底凭票可多分一点儿粮食。

故事10：中南海里水太深，海面人血海底魂

中共制造的三年大饥荒人祸，根据杨继绳的《墓碑》揭示，它导致了3600万人死于饥饿和与饥饿相关的疾病。而那时的首都中共高干们正在享受着万无一失的特需供应。

坐落在东安门大街34号的“北京市食品供应站”是中南海特需供应站。它的前身是前公安部八局五处——食品保卫处。对外宣称是北京饭店招待所，处级单位，下设四科一室，并管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。设施当时皆属最先进的，甚至连猪舍、养牛场……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。1956年，特需供应站由公安部移交给北京市负责。

“特需”商品包括：粮油食品、肉禽蛋类、海鲜、乳品、生猛野味、糕点糖果、烟酒茶、干果、硬果、蔬菜、杂货，精华荟萃、应有尽有。特需在数量、质量、品种、及时、安全五个方面一丝不苟、绝对保证。

特供依权位高低、官职大小、级别不同而标准不同。而毛泽东的特需是级别最高的。

结语

有人说：权力不可私有，财产不可公有。否则，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。

共产党在搞富的名义下搞穷的鬼把戏，被智者一语揭穿。共产党宣称建立人间天堂，而它真正要干且干成的确是堵死天堂路，打开地狱门。

最后，让我们把视野聚焦到中共的“革命老区”安徽大别山，看在中共建政后28年后，那里的百姓生活穷到什么地步吧。

1977年11月，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，前往大别山里的金寨县进行调研，在走到燕子河公社时，村干部提前来接万里，计划带着他上山看看。

万里见到村干部后，却并没有按照安排走，而是在途中转向了一户人家。

到了这户人家之后，万里发现这户人家很穷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，昏暗的房间里老人正坐在灶塘旁边的稻草堆里，家里还有两个十八九岁的姑娘，坐在旁边床上的稻草堆里。

万里上前跟老人打了几次招呼，老人却蹲在稻草堆里，瞪着眼睛看着来人不吱声。

随行的村干部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，赶紧跑到老人身边说：“这是省委的万书记！跟你打招呼你还傻坐在那儿干什么呢！”

经村干部这么一说，老人不得不站立起来，万里和随行人员这才发现，原来老人下半身没有穿衣服，坐在稻草堆里竟是为了遮羞！

万里见状大吃一惊，赶紧让老人坐下。随后他又看了一眼床上蹲着的两个大姑娘，难以置信地问：“这两个姑娘为什么也蹲在那里？”

随行的当地干部见状赶紧低声解释：“万书记，两个娃子也没裤子穿，山里风寒重，躲稻草堆里是为了取暖。”

即使亲眼看到了这种惨状，万里仍然难以置信，出门在山上吹了好大一会儿冷风，才平复下来心情。

接着万里又带人去了下一个农户家，这家的主妇穿的还算得体，却只有她一个在家。

万里问主妇家里有几口人，对方回答说她和丈夫带着3个孩子，丈夫上工去了。万里疑惑地问：“孩子们呢？”

主妇先是回答出去玩儿了，万里觉得有些奇怪，让人把孩子们找来看。

最终主妇被问得没办法了，只好带着万里去了厨房，原来三个孩子没有衣服穿，光着屁股躲在灶炉里取暖呢。

眼前的一幕幕，深深地刺痛了万里的心，他泪流满面地对随行人员说：“当年老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，为我们闹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，可今天还食不果腹、衣不遮体。‘新中国’成立都28年了，没想到老百姓竟然穷到这种地步！”

责任编辑：金岳